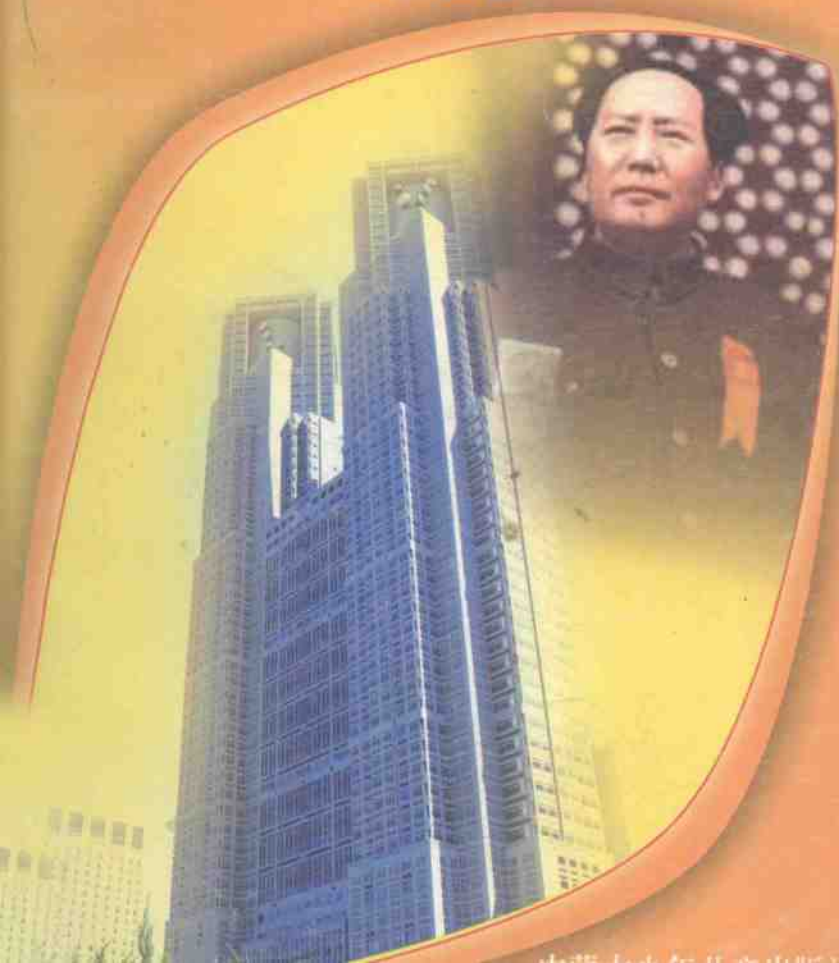


中 / 华 / 爱 / 国 / 主 / 义 / 教 / 育 / 知 / 识 / 丛 / 书

异国战友

缔造卷



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

缔造卷

异国战友

王运锋 马振行 编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王运锋, 马振行编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2003

(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

ISBN 7-5007-4149-9

I. 中 II. ①王…②马… III. 青少年读物
IV. K266.0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8) 第 10553 号

责任编辑: 齐蕴铎 洪涛

中华爱国主义教育知识丛书

异国战友 (缔造卷)

王运锋、马振行 编著

*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发行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787×1092 1/32 423 印张 7600 千字

2003 年 3 月第 1 版 2003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本次印刷: 5, 000 套 定价: 898.00 元 (全套 60 册)

ISBN 7-5007-4149-9/C·2916

凡有印装问题, 可向本社发行二科调换

引 言

70年前，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诺尔曼·白求恩为了帮助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牺牲在中国的土地上。毛泽东同志在著名的悼文《纪念白求恩》中说：“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这本书就是要向我们的读者介绍一些像白求恩一样“将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的外国人。让小读者记住，在中国人民前赴后继，争取民族解放、国家富强的百年奋战中，有一些外国人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在中国人民最艰苦、最困难、最需要帮助的时候，加入到中国人民的斗争行列中，为中国人民做了他们所能做的一切，有的甚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我们应当缅怀他们，学习他们为正义事业献身的高尚品德，弘扬他们的国际主义和共产主义精神。

或许有些小读者要问：这些外国人，为什么要为中国

的革命献身呢？他们的故事会告诉你们，是因为法西斯的凶残，是因为中国旧制度的反动和不合理，是因为中国人民深重的苦难。他们要打倒法西斯，希望中国人民能够解脱苦难，所以，他们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义事业所感召，投身到中国人民的革命洪流中。阅读他们的故事，小读者们可以了解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前辈所经历过的事情，了解中国革命发生的必然性和新中国诞生的合理性。

今天，古老的中国重新焕发了青春，所有的中国人都在为祖国今天的辉煌而无比自豪。中国，这块古老而神奇的土地，曾经、也仍然吸引着许多国际友人为它献身，而我们的^小读者，21世纪中国的主人，你们应当为祖国的明天做些什么呢？当小读者掩卷的时候，如果想到了这个问题，这本书就达到了它的目的。

目 录

引言.....	1
我要亲亲中国的土地	
——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的故事.....	1
伟大的国际主义战士	
——加拿大著名胸外科专家白求恩的故事	28
为中美友好关系铺平道路的第一人	
——记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	66
“国际主义医士之光”	
——柯棣华和印度援华医疗队.....	104
“美国进步作家和中国人民的朋友”	
——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的故事.....	142

我要亲亲中国的土地

——美国著名作家史沫特莱的故事

“……在我的遗嘱里我特别要求将我的遗体火化，把骨灰运交给朱德将军，请他把它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

“我将愉快地看到中国大使的到来，在我的遗体上唱中国的国歌——起来！”

“埋葬在中国的土地上，将使我的心灵得到安息。我希望我的骨灰将能和许多中国革命烈士放在一起。”

这是美国著名女作家艾格尼丝·史沫特莱留给世界最后的话。1951年5月6日，在史沫特莱逝世1周年的纪念日，北京隆重举行集会悼念这位杰出的女性。会后，遵照她的遗愿将她的骨灰安葬在北京西郊的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一个美国人为什么这样留恋中国？中国人民为什么对她怀有崇高的敬意？下面，就是这位女作家的故事。

大地的女儿

1892年2月23日，在美国密苏里州白雪皑皑的北部丘陵地带一个叫作史沫特莱的农场里，一个女婴出生了，她那响亮的哭声为小小的木板房带来了生机。当农民的爸爸给这女婴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艾格尼丝·史沫特莱。小史沫特莱在美国的西部农场度过了艰苦然而快乐的童年。

史沫特莱家很穷，贫瘠的土地上没有太多的收获。可是一家人和和睦睦，邻里之间互相帮助。到了晚上，大家点燃篝火，拉起小提琴，爸爸领头围着篝火唱啊，跳啊，小史沫特莱感到十分快活。这种温暖快乐的情景多少抵消了物质贫乏带来的艰难。

但是，史沫特莱的父亲却像早年的拓荒者一样，充满了冒险精神和幻想。他不甘心守着贫瘠的土地活一辈子，于是，带着全家迁移到了科罗拉多州，做了一名矿工。

在新的地方，父亲白天在矿山挖煤，下班之后又为当地煤炭公司运送货物。开始的那段时间里，一家人不仅能吃饱穿暖，还能有些剩余，母亲疲惫的脸上有了满足的笑容。但是，父亲攒了一些钱后就开始不“安分”了，他辞

了工，搞起了自己的买卖。

一个冬天，父亲承包了一个煤矿的运输。他苦干了一整一冬，好容易熬到春暖花开可以拿到报酬了，矿业主却提出在付报酬之前必须要检查合同，父亲满口答应了。父亲把口袋里最后几个钱拿出来，让母亲准备一顿丰盛的晚宴招待这位矿业主。史沫特莱回忆道：“妈妈弄菜烧饭，烤制面包，忙个不停，她已经好多年没做过那样的美餐了。”

矿业主来到史沫特莱贫寒的家中，坐下来享受史沫特莱的母亲准备的美味佳肴。吃罢饭，他抹抹嘴，拿出了合同。他把合同摊平了放在桌子上，指指点点地对不识字的父亲解释了一些莫名其妙的问题。最后，他总结道：“由于技术上的问题，你白干了。一分钱也不能给。”

怒不可遏的父亲和矿业主发生了激烈的争吵。矿业主耸耸肩膀轻松地说：“瞧，你们家吃得多好！干什么为这样几个钱大吵大闹呢？”

史沫特莱和弟弟妹妹们正饿着肚子等在另一间房子里，矿业主的话与其说让她愤怒倒不如说让她吃惊。她第一次认识到世界上还有人这样的狠毒和卑鄙，可以狠到抢穷人嘴里最后一块面包。

父亲在生意场上很不走运，一连串的失败使史沫特莱一家的生活陷入困境。父亲也变得很消沉，那个善于讲故

事、喜欢跳舞、朝气蓬勃、充满幻想，给史沫特莱的童年带来许多美好回忆的父亲渐渐地变成了酒鬼。有时候，他一连几个月在外面漂泊，一家人的生活全靠母亲给别人洗衣服维持。

史沫特莱近 10 岁时，全家搬到了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交界的一个小城里。这时，她家连木板房也住不上了，就在铁路边搭了一个帐篷，一家 8 口就睡在帐篷中的 4 张床上。

史沫特莱 9 岁就开始做工帮助妈妈养家。她先是为一家有钱人做家务。有一次，她偷偷喝了这家人的一杯牛奶，便被主人赶了出来。后来，她到一家卷烟厂做童工，由于她一边干活一边读书，老板气呼呼地把她开除了。

母亲认为自己一家的悲惨遭遇多少和他们没有文化有关，所以，在史沫特莱 10 岁的时候，她牵着史沫特莱的小手走进了学校。这一年，母亲不过 30 多岁，但她的美貌已经被苦难和辛劳销蚀殆尽。她的脸上是深深的皱纹，胳膊上的青筋像蚯蚓一样蜷曲着，只有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提醒人们她年轻时曾有多么美丽。

老师望着这衣衫破旧的一对母子深深地叹了口气。她点点头，把史沫特莱收了下来。

在学校里，史沫特莱的成绩不错，但她常常要为自己破烂的衣衫和不标准的英语苦恼。一些同学奚落她寒酸的

穿着，自尊心受到伤害的史沫特莱和他们打架。有的同学们因此而说她粗暴、冷漠，可她不在乎，她想，这总比费尽心思地向他们解释为什么她不邀请同学们去她家玩儿要好得多。

孤独中史沫特莱拼命地读书。她住的那个小镇上没有公共图书馆，她家也买不起书，所以，史沫特莱弄到什么书就读什么书。直到很久以后，她才接触到真正的好书。她后来回忆道：“我20岁出头才知道莎士比亚为何人。”

她的另一个嗜好就是幻想。其实，史沫特莱在很小的时候就习惯于在自己创造的梦幻世界中畅游了。树叶的沙沙作响，牛羊的哞咩叫声，都能将史沫特莱带到一个美好新奇、让她感到快乐的意境。

史沫特莱的少年时代就在不间断的苦工中，在她勤奋的自学中，在她为自己编织的各种美丽的故事中过去了。

16岁时，史沫特莱自学掌握了西班牙文，并通过了全国的师资考试。终于，她在一所离家很远、只有一间教室的学校里得到一份工作。这是她生命的一个新开端，她很兴奋，也很喜欢这份工作。但是，她刚刚开始工作，积劳成疾、长期营养不良的母亲就一病不起了。得到消息后，心急如焚的史沫特莱赶回家中。

在母亲身边，她守护了3天3夜，眼睁睁地看着40岁才出头的母亲咽下了最后一口气。临终时，母亲拉着史

沫特莱的手嘱咐她一定要上大学，史沫特莱答应了。

父亲扑到亡妻身上痛哭不止，他的哭声让人心碎。但是，擦干眼泪，他就拿着亡妻留下的一点儿钱去借酒浇愁了。史沫特莱看着被苦难扭曲了性格的爸爸，决心绝不像他那样面对人生。

她遵照母亲的遗愿到亚利桑那州的一所师资训练班（后来的亚利桑那州州立大学）学习。学习结束后，为了寻求生活出路她来到纽约。

她一边在纽约的大学选修一些课程，一边做秘书工作维持生活。一天，她收到一封家信，信中说，她的一个弟弟丹被政府送到了欧洲战场充当炮灰，另一个弟弟乔治在工作时被坍塌的土方砸死了。这两件事让她悲痛欲绝。美国大多数穷人反对美国卷入在欧洲爆发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因为战争只对资本家有利，充当炮灰的都是穷人家的孩子，但政府还是参战了。而乔治，史沫特莱那个可怜的小弟弟，当人们把他从土里挖出来的时候，他的眼眶里、嘴巴中都是泥土，资本家只拿出 50 美元做抚恤金就算完事。50 美元，这就是劳动者生命的价值，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呀！深夜，史沫特莱躺在纽约一间小小的公寓房间里思念着两个弟弟，大都市夜生活的喧嚣声使史沫特莱想起了弟弟在铁路旁的帐篷里度过的凄苦童年，她深深的感到，这个世界实在太不公平了。

在纽约期间，她结识了一些印度的青年流亡者，这些青年因为从事民族解放运动被英国统治者迫害而逃离印度。他们为理想献身的高尚情操使史沫特莱感到振奋，她身不由己地卷入到他们的事业中。

一天，她认识的一个印度青年塔瓦尔突然来到她的寓所，他神色紧张地递给她一份东西说：“这是我们秘密成员的名单和联络地址。警方正在追捕我，把它放在我的身边太危险了，你能替我们保存吗？你是美国公民，放在你这里要安全得多。”史沫特莱立刻答应了。

塔瓦尔果然被捕了，不几天史沫特莱也被抓进警察局。警方审问时，史沫特莱“一问三不知”，警方也就不再审她，把她投进了监狱。

监狱的环境十分恶劣，牢房里没有暖气没有床，犯人只能睡在长椅或地上，但史沫特莱却有一种“宾至如归”的感觉。自从懂事以来，她第一次不用为填饱肚子奔波，深陷囹圄倒使她有了时间读书和写作。在狱中，她读了大量的书，还写出了第一篇短篇小说《难友》。

6个月后，史沫特莱被朋友们保释出来。出狱后，她反思了自己的生活，想想自己已经近30岁了，还没有找到值得自己奋斗终生的事业。她决定离开美国，到那些正在争取民族解放的东方国家去。

走进中国

1926年，史沫特莱在印度听到了尼赫鲁有关中国革命的演讲。他说，中国已经推翻了满清皇帝，中国的大地上正在发生轰轰烈烈的革命。史沫特莱的心动了。在柏林，她积极参加中国人举办的政治集会，研读有关中国的资料，又设法在德国的一家主要报纸《法兰克福日报》谋到了驻华记者的职位。这样，在1928年，她从德国来到了中国。

像斯诺一样，史沫特莱一踏上中国的领土，就被中国的贫穷、落后和中国人民被奴隶的情景惊呆了。

史沫特莱刚刚进入中国海关，一群衣衫褴褛的人就向她冲过来，不由分说地抢走了她的行李，迅速将行李扔进她的车厢，然后围拢过来伸出了手。史沫特莱给了他们不少钱，他们高兴地直叫唤，可是，令史沫特莱吃惊的是，他们不但不走反而再一次把手伸了过来，史沫特莱只好又给了他们一些钱。结果，局面变得无法收拾了，这些人拿到钱后一次又一次地伸出手来，直到一个中国乘警连骂带吆喝地把这些人赶走了。

史沫特莱认为，由于她少年时代的经历她完全懂得什

么叫做贫困和受虐待。但是在中国，她惶惑了。她看见一个人因为把一包衣服掉在马路上就被警察毒打，她气急了，对翻译说：“这简直是中世纪的野蛮行为！”翻译竟然哈哈大笑，好像嗔着她太少见多怪。

外国人在中国的特权也令她心酸。外国人生活在租界里。他们生活得安逸舒适。如果需要和华人打交道，也只与“高等华人”来往。大多数在华的外国人对中国人充满了偏见，他们认为中国人之所以受苦是因为中国人低人一等。一个旅居中国多年的德国人对史沫特莱说：“中国人对砍头并不在乎，他们习惯了。”

童年的痛苦生活还历历在目。但是在中国，史沫特莱的肤色和收入竟使她可以像一个阔太太那样生活，这种现实不仅没有让她沾沾自喜，反而使她陷入了沉思。

她写道：“从踏上中国土地的第一天起，我逐渐开始意识到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我可以在自己的周围筑起一道冷酷无情甚至怀有敌意的保护墙，使自己免于被社会遗弃的人的骚扰，我可以学会咒骂和击打那些人；要不然，就站在生活之中，承受生活强大的冲击，冒着被抢劫、感染疾病、甚至死亡的危险。”

她决心选择后者，站到人民一边。

1929年，史沫特莱来到上海。当时，“四一二”大屠杀已经过去了一年，但上海却依然是浓重的白色恐怖，共

产党人和持不同政见的人不断地被反动当局捕杀。史沫特莱和中国的进步人士逐渐地认识了，熟悉了，尽管有种种危险，她还是和他们保持了密切的接触。她的住所成为这些人通讯联络的地址和聚会的场所，她常常帮助他们把一些文章译成德文、英文，拿到国外发表。

史沫特莱的朋友中，还有一些同情中国人民的外国人，其中有一位叫尾崎秀实的日本记者。后来，他和著名的反法西斯战士左尔格一起被日本军国主义者杀害了。尾崎秀实和史沫特莱看上去完全不同，他衣冠楚楚，风度翩翩，谈吐文雅，但是，共同的政治见解和对文学的爱好使他俩成为极好的朋友。通过他，史沫特莱结识了鲁迅和一些进步的青年作家。

那是在1930年9月，上海的革命人士为鲁迅庆祝50寿辰。在一家荷兰餐馆里，史沫特莱见到了穿着白衫、布鞋的鲁迅。她这样记录了她对鲁迅的第一印象：

“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动人心弦的脸，流露着一种富有生命的智慧和洞察一切的能力。”

鲁迅和史沫特莱用德语交谈，史沫特莱从鲁迅的举止、语言以及每一个姿态中看到了一种“最完整的人格所独有的一种无法解释的、和谐的魅力”。在鲁迅的面前，一向特立独行、我行我素的史沫特莱突然感到有些局促不安了。那次集会上，江西红区的情况成为大家讨论的热

点。鲁迅聚精会神地听着大家的讨论，他发言说：“一个伟大的时代终将到来！”史沫特莱崇敬地凝视着鲁迅，从鲁迅瘦弱的外表下她看到一个民族不屈的脊梁。

1931年2月，5位青年作家柔石、胡也频、李伟森、殷夫、冯铿被国民党反动派在上海枪杀。悲愤万分的鲁迅夜不能寐，提笔写下了一篇叫《黑暗中国文艺界现状》的文章，详细地披露了正在中国发生的践踏新闻自由，残害进步作家的现状。恰在这时，史沫特莱要到菲律宾休短假，鲁迅就请她将这篇文章译成英文，拿到国外发表。

当时的形势非常险恶，已经有不少朋友劝鲁迅出国避难了。史沫特莱也非常担心鲁迅的处境，委婉地说：“这篇文章发表出去，你会有生命危险的。”鲁迅摇摇头说：“中国，总得有人说话。”史沫特莱被鲁迅深深感动了。她将这篇文章译成英文在美国的一家杂志上发表，引起国际社会对中国白色恐怖的关注。50名美国作家联名发表抗议书，抨击国民党的暴行。

这一年，史沫特莱还认识了中国另一位杰出人物——宋庆龄，她们建立了亲密无间的友情。1932年，由宋庆龄、鲁迅、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史沫特莱协助宋庆龄做了许多工作。

1933年的一天，史沫特莱认识的一位革命青年突然来到她家。青年浑身是伤，神情十分紧张。他告诉史沫特